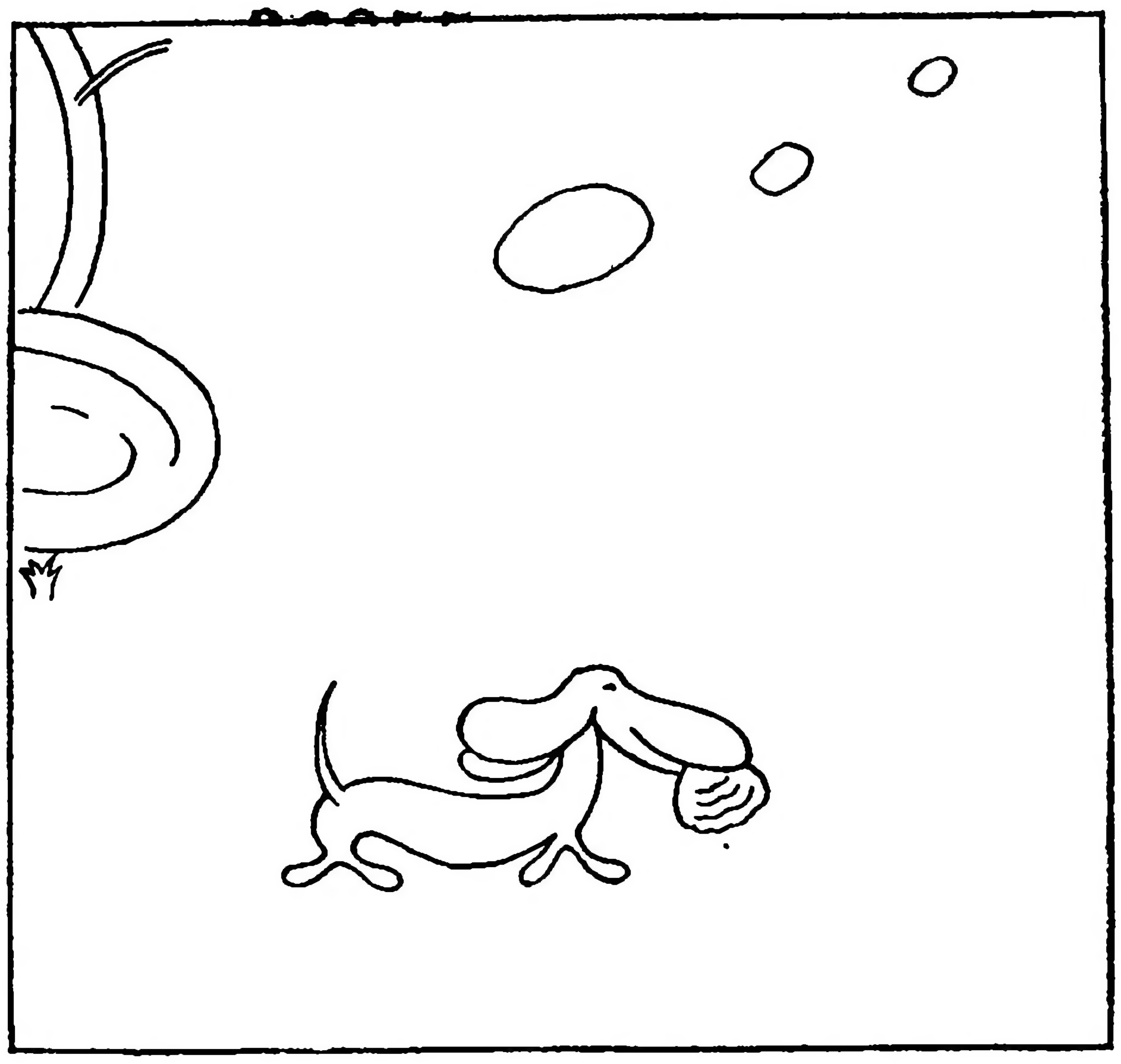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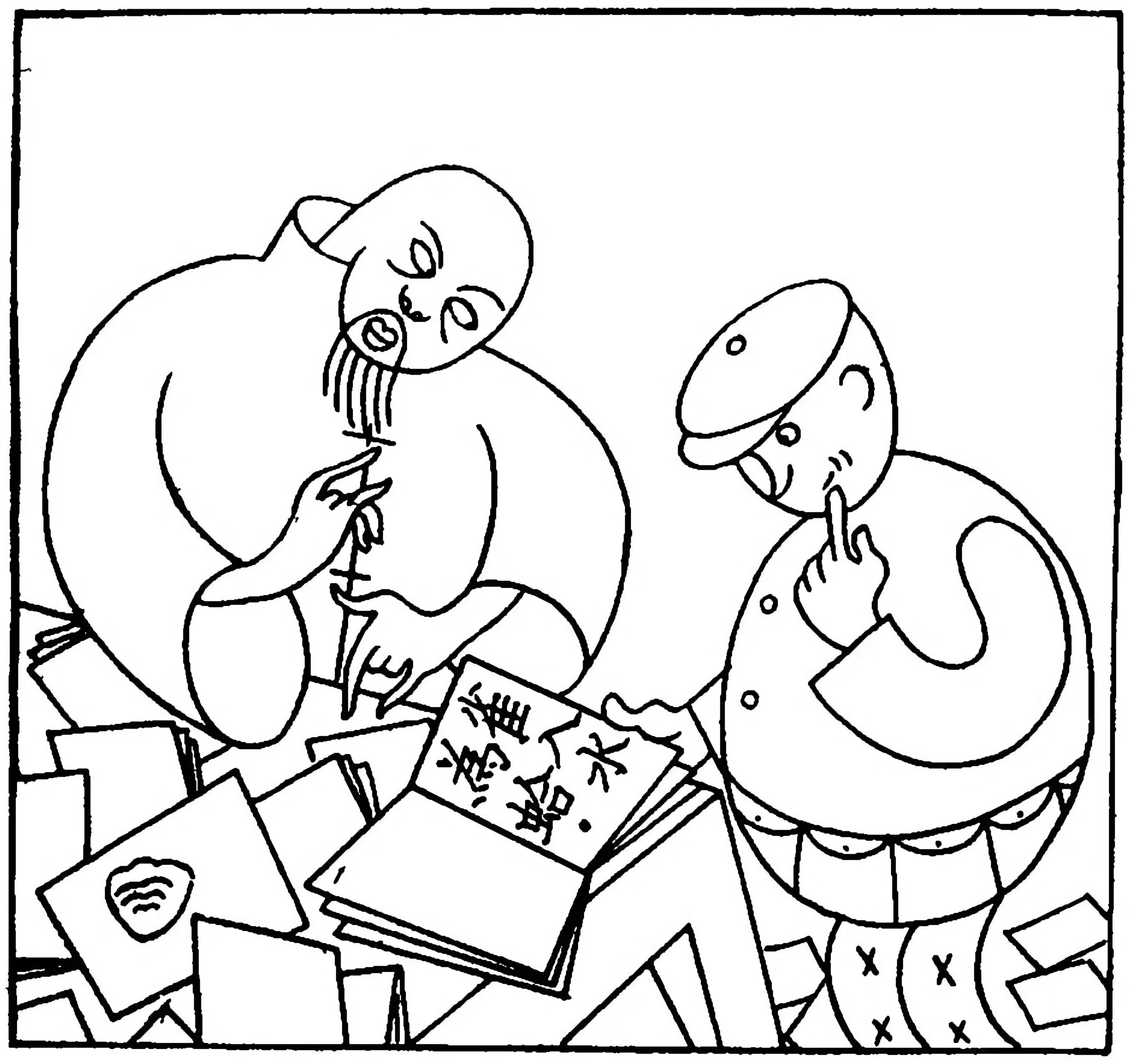
電影·漫畫

268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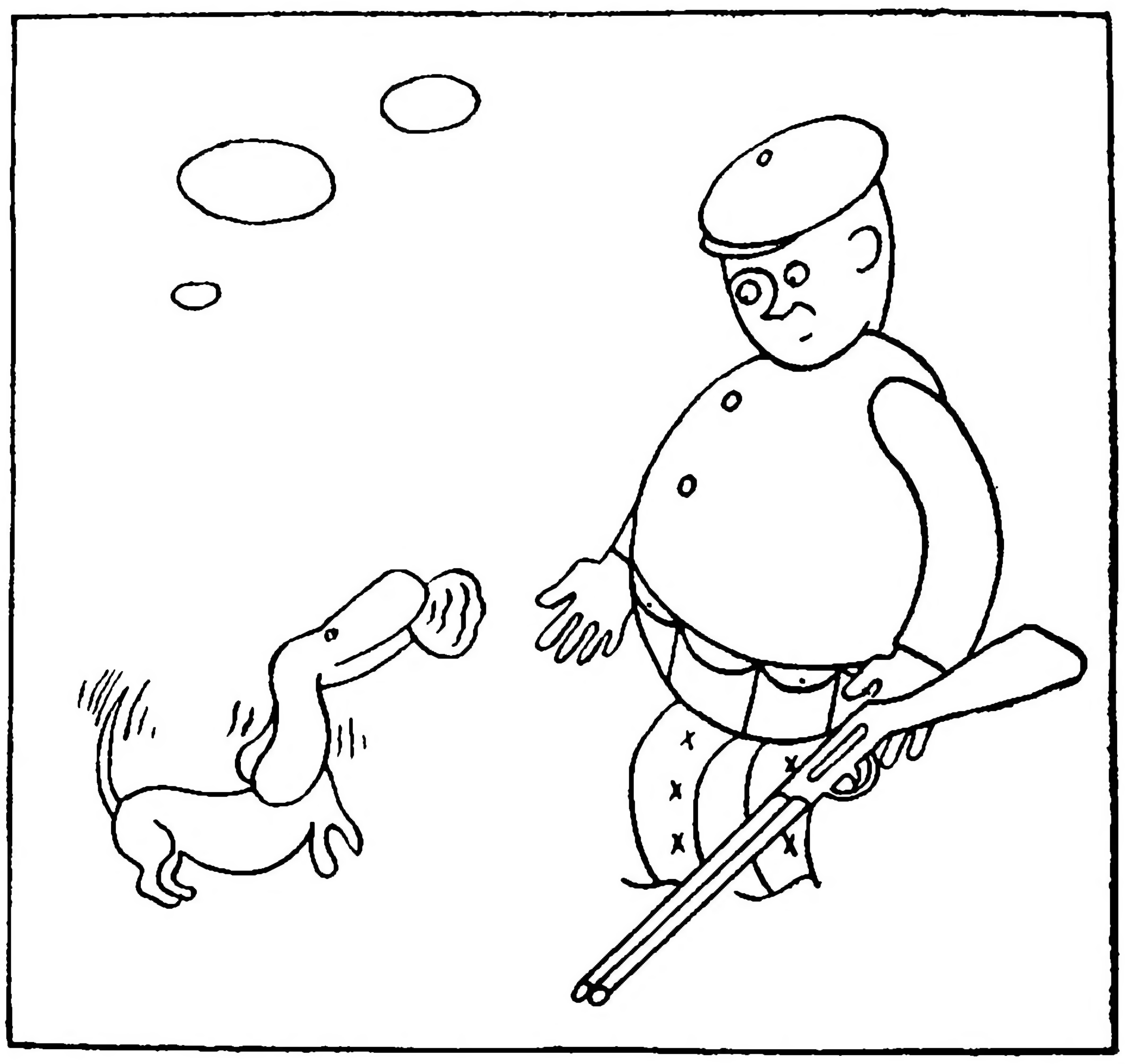
良盧圖書公司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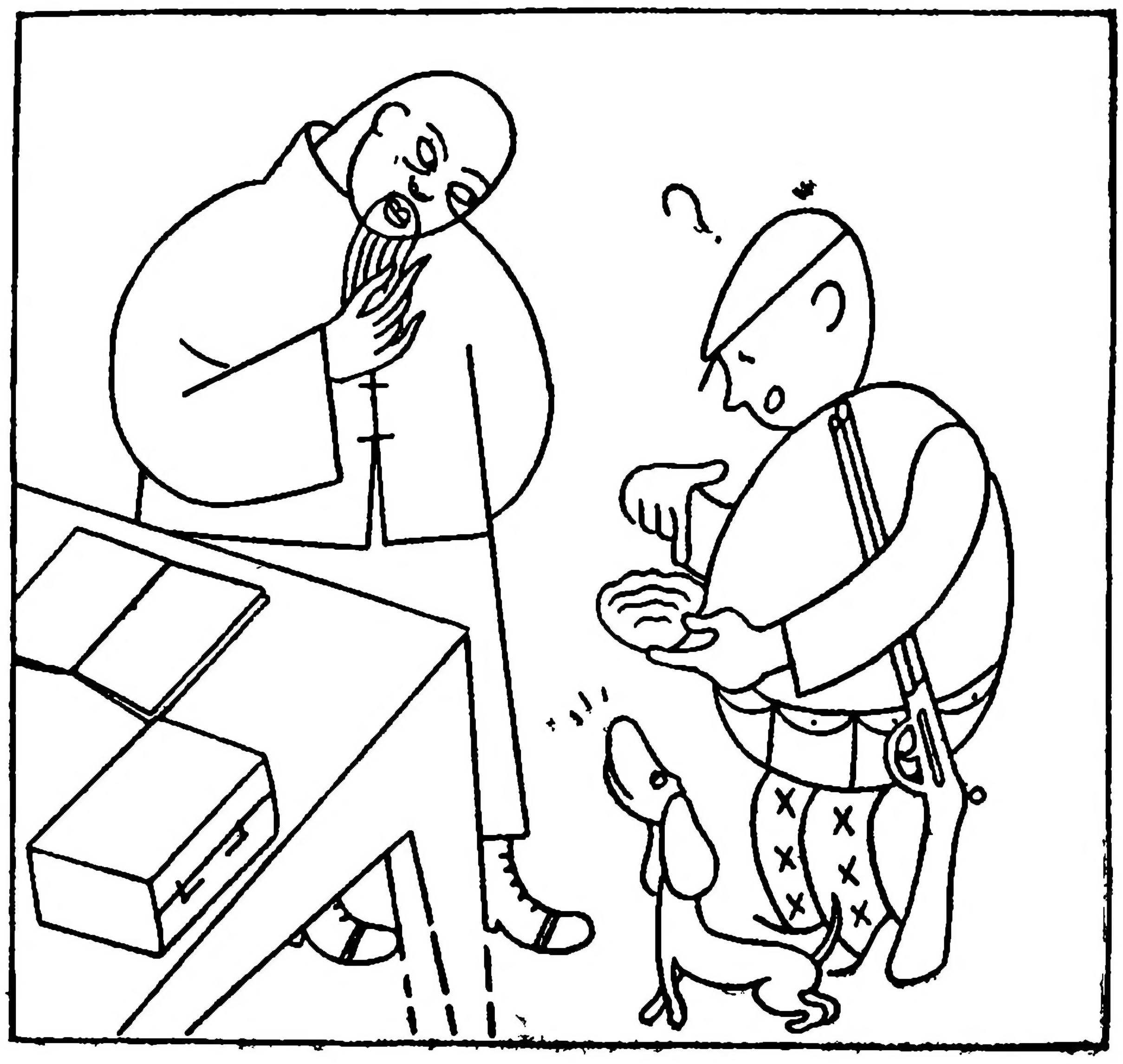


10



文精公曰：

「有書爲證。」



一笑之禍

巴爾札克著
蔣懷青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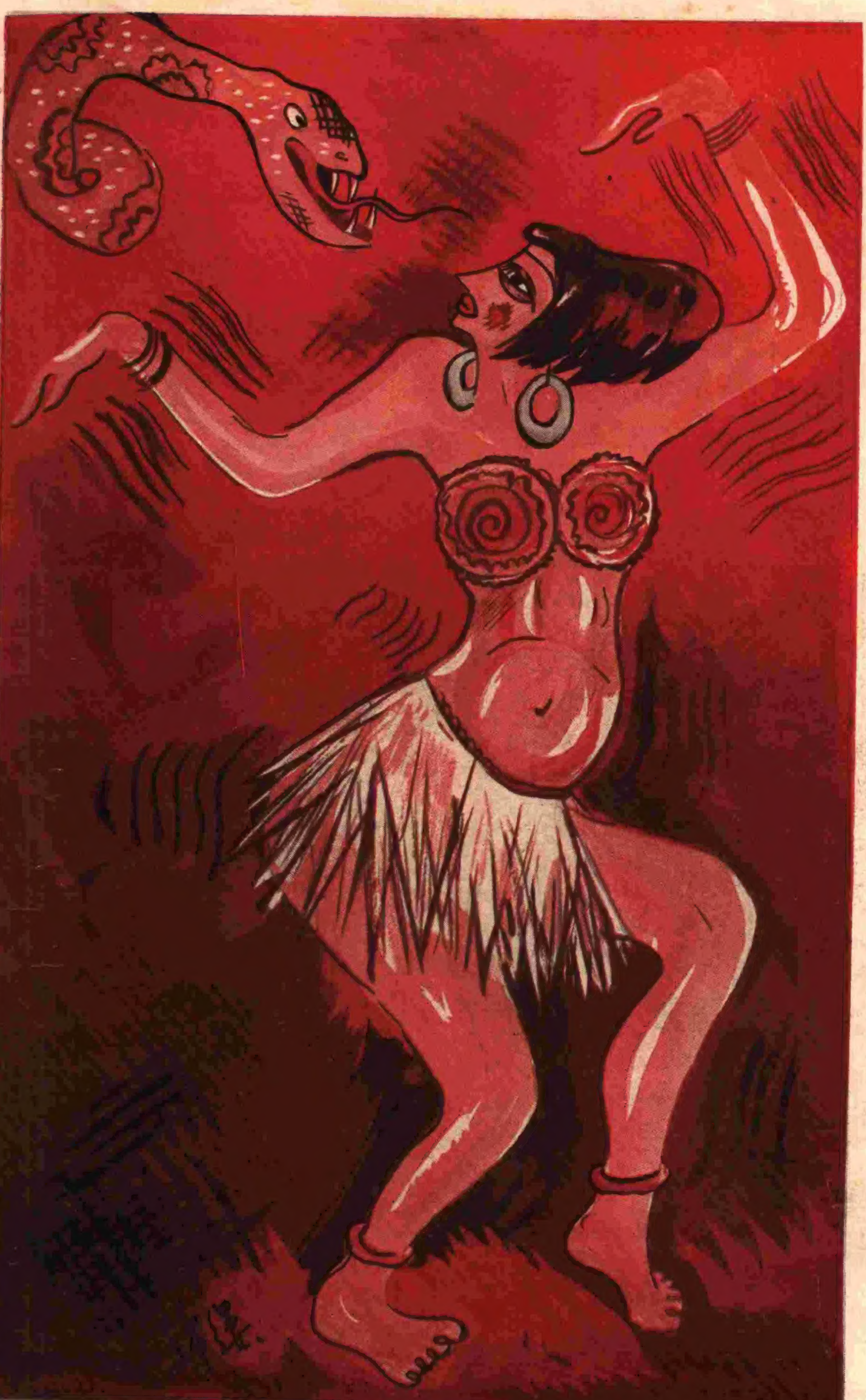
「在一八一二年那年出征，」蒙特列服將軍說：「我不知不覺地作了一個可怕的災禍底原因。你，比恩喬醫師！在研究人的身體的時候，是這樣仔細地研究着人的心，你或許可在這故事裏找出一個關於一些「意志」問題的解答來。

「那是我第二次出征了。正像一個頭腦簡單的青年礮隊副官那樣，我酷愛危險，而且嘲笑一切。

「當我們抵培雷西那時候，軍隊——你是知道的——完全散亂了，毫沒有軍紀的觀念。事實上，這不過是由各民族人民合成的從北至南自然地移動着的羣衆罷了。做長官如果不帶給兵士們食物和燃料，那兵士們就會把這襤褸，赤足的官長從他們燎火驅逐開去的。甚至經過那有名的河之後，那雜亂還是和從前一樣厲害。

「我獨自一個人，靜靜地通過西姆坪那些沼澤，步行着來，想找一家肯給我們住宿的人家。但一家都沒有找着，即使找着了也被驅逐了出來，向晚的時候，我總算僥倖在一拙劣的波蘭人小農舍裏住下了。這是怎樣的地方，沒有東西能給你一個觀念的，除非你曾看見過那下等諾曼底人的木房子，或是波司地方這最可憐的貧民窟。這些住宅，由獨間房子構成，後端用一道板壁把房子分隔爲兩部分，這樣較小的一部分就作爲儲藏芻草的地方。雖說的黃昏近來的時候，但我已從遠處瞧見了一縷縷的炊烟從這屋子升騰上去。我抱着一腔熱望——希望找着比先前我所碰到過的更慈悲一點的朋友——大踏步地走向那農舍去。一進們是找見幾個軍官團團坐在桌邊，在吃煤爐上燒烤的馬肉，冷凍的甜菜根，以及蕃薯，伴着他們的——沒有故別的景象——是一個婦人。我認得其中二三個人，是屬於我所服務的第一團裏的礮兵隊長。他們看見我，歡呼起來

逸千先生去春偕同志三度出塞，在蒙路晤雲德二王，期於漢蒙二家在民族上有所溝通，厥功甚偉，渠於漫畫界早有地位，近以久處漠北，落日奇麗，胡笳悲切，淬礪其身心至大，故所作輒多驚人之筆，無可與之比擬也。



性之尖端——熱炙，蠱毒，誘殺。

朱錦樓作

多幽趣與閒天，使你愉快，使你忘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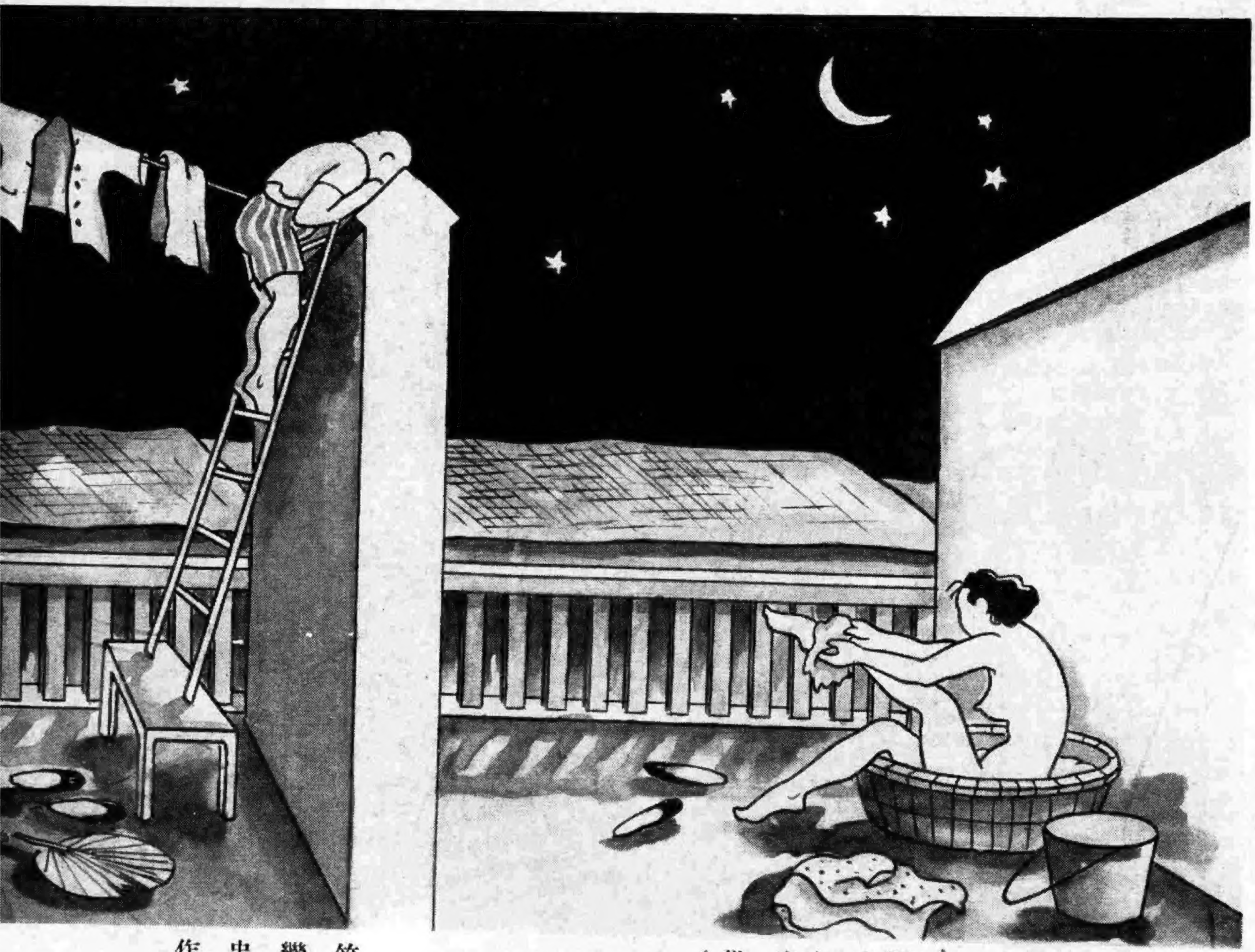
秋天的山居是更多佳妙，適宜於登高，更適宜於遊釣。秋的風，秋的雨，送給你的不是閒愁，而是一幕幕的清新雅景。如果你嫌過寂寞了，山中的古樹與寺裏的黃鐘，將會贈給你以許多佳趣，許多幽情。尤其是那秋的夜色和殘月，要鈎起你無限的細緻的靈思。

冬天似乎就蕭索些了，但是不要緊。在不分男女老幼共晒日黃的時候，在圍火話舊，開奕煮酒尋歡時候，興趣一些兒也不會減少。能夠不怕冷而踏雪玩冰，也自有特別的天然風味，再不需要學都市的摩登玩意兒到什麼郊外公園去探雪溜冰。在這裏，什麼時候，大地就是公園，就是完整的美麗的自然，擺到在你的眼前，在你的脚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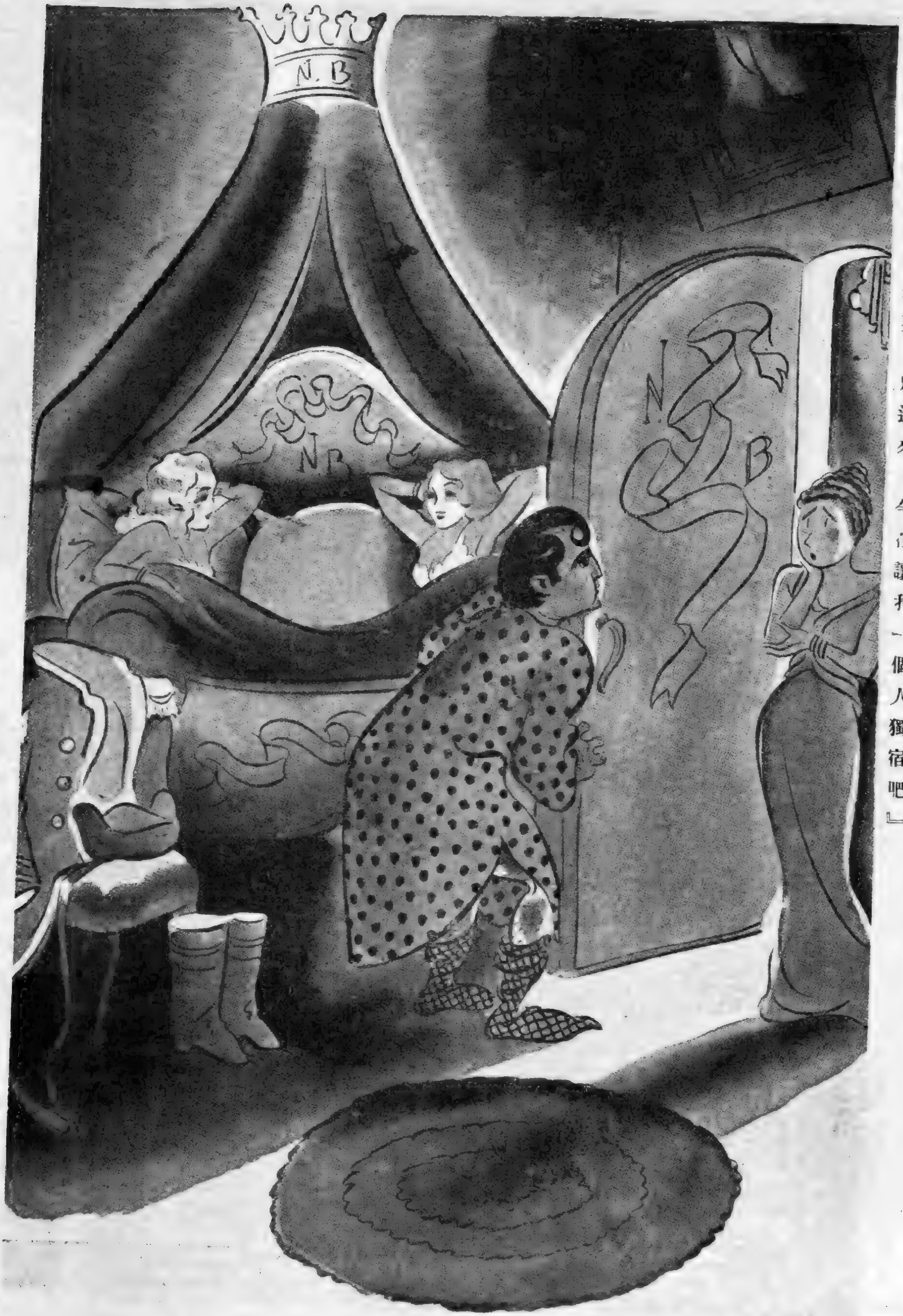
山居的歲月的確是恬靜的，詩意的，而且和平的；祇要你有閒，不愁飯吃，又無大志，是一年四季都有它的妙趣，够你愉快，夠你欣嘗。誰不羨慕呢？厭煩了都市緊張，生活的人。

但是現在就有一點可惜！可惜的是什麼？死也不肯離開了土地的農民，他們已不再猶預，不再貪戀着他們的原野的，山巔的纏綿情歌，在向着都市狂奔，在向着現代生活的旋渦拚命地滾入。恬靜的，詩意的，而且是和平的山林原野，現在却祇剩下了荒漠的嘆息。

騷人雅士也在那裏絕望了，息滅了他們的雅興，祇好望山興嘆了，裏足不前。到現在，已往的山居的恬靜的，詩意的，而且是和平的佳趣那裏去了呢？於是，我們這一羣厭煩了煩囂都市生活的商人，祇好搖頭太息了，讓自己永遠憧憬在這中世紀的詩意的，和平的山居圖畫裏得到滿足了。



竺繼忠作　　六月風光（窺慾）



拿破崙對他的皇后道：『我正在計劃着怎樣去進攻意大利，親愛的瑟芬，別進來！今夜讓我一個人獨宿吧』

（11-24页）

原

书

缺

页

(接過瀋陽)

這是零食店主人對我們說的話，這話如果確是實情，那麼這些同胞們可去看的什麼熱鬧呢？

吃完東西，我問賢道：

「怎樣，還要到別的地方走走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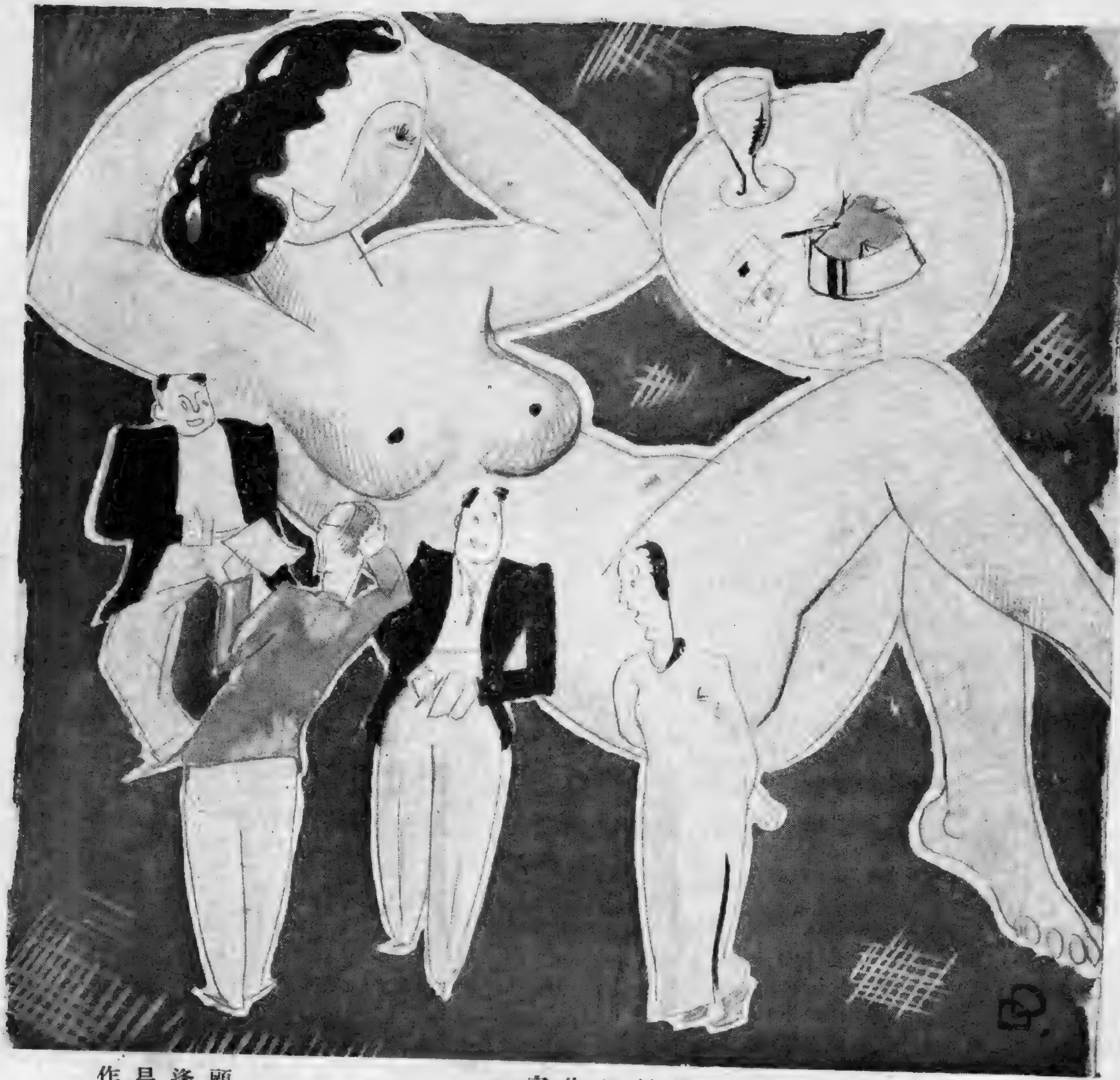
她搖頭，她說只是希望快回到旅館趕火車離開這裏，她說多留一會，精神上多一分的不舒服。她不願逛景了。

「走開去就好了麼？未見得吧？那裏都是差不多的，多生些氣，也許可以多增加你一點勇氣與決心的。」

他點頭。

我們回到旅館，已經是正午時分，稍躭擱一會工夫，搭一點半的南下火車離開瀋陽向大連進發了。

「牧歌一曲動邊愁」 張儀女士作



在女人身上找題材的作家

顧逢昌作

恐怕驚動那裏邊的人

請購閱

明星家庭

每册大洋五角

第二集行將出版

黎明暉

白虹

陳家樞攝

招寶山

莊啓東

這是一個海角上。黃金色的太陽照得海水比鑽石還閃目，浪花鱗鱗地蕩着小渡船，又鱗鱗地流瀉甬江去了。

四面冒着輕盈的烟霧，水上恬靜而且可怕，不時有沙鷗驚人地惡鳴。

老舟子沒有想到旅人的心急，儘是緩緩地一槳一槳，看看對面的山峯，船像是給浪花冲得逆下來了。

「老頭子，划得快點！」

「就到啦，客人，我們也願意快划呀！」

槳用勁地打着水，劃着一圈圈的水圈，水圈一直送我們到對岸。

一上岸，我們就向山脚直奔，我們是多麼渴慕着這座像孤島的山，尤其是向那兩位朋友保證過的我，更是懷着驕傲的心想給朋友們早一點賞識她的祕密，

可是，到了山脚，想一脚跨上山的第一步還未舉起，着灰色短衣的老總却來了一聲：

「口號！」

「不曉得。」

我們都漠然了，仔細在步階的邊旁一看，原來山上已經駐兵了。這是有點煞風景，於是我們祇得退下來，然而我們的遊心還未死呢！便由我領導，從城牆環繞過去，總算看到了山的一個殘角。

浪是更洶湧，潮水來啦。我們站在城牆上看潮水洗滌山脚，綽約地聽到啪——吵啪——吵的聲音。很遠很遠的海的轉角處，一片片帆船的帆飄揚着，漸漸地駛過波浪與波浪淒撞着的水面，向我們的視線飛過來了。

我們再一直望過去，那邊就是海角天涯了，白茫茫的水好像和白茫茫的天銜接着，而且展開着，一直引伸到我們的目力所不能見的地方，那裏也許是人類還未曾發見的地方吧！

就在我們的近傍，忽然來了一聲「砰！」這是鎗聲呀！不錯，我們的眼睛立即告訴我們，這是有人在獵水鴨啦，看，起先在沐浴着日光浴和海水浴的十幾隻水鴨，現在都躲到水裏去了，祇有中彈了的一隻，猛力地在波浪中掙扎着，掙扎着，慢慢地終於無力地隨着浪花沈浮了。

沿着鎗聲看過去，原來獵者就是山上的駐兵，他穿着灰色短衣，背着鎗，也沿城繞過來了。

終究我們碰到他，我們跟他談話了：

「老總，你瞄得很準呀！」

「這算不了什麼。從前……」

當然嘍，老總的生活一定很動人，但是我想從老總的口中描述一些現在的招寶山的景緻，給那兩個朋友心遊一下，是比較有味點兒，所以我打斷他的話說：

「老總，你們很快活啦，日日夜夜可以遊玩招寶山，像我們從很遠地方跑來，想看一下這裏的勝蹟，可是沒有眼福。」

「那有什麼好看呢！」他直率地笑着說，「要是你們昨天來，看到山脚上鎗斃十九頭海盜，那才眞好玩哩！」

「不，老總，那兩位朋友是特地來看招寶山的，請你說一點給他們聽聽，觀海樓現在怎樣了？仙人洞現在怎樣了？講呀，老總！」

「哈哈！那有什麼好聽呢！讀書人眞是蠢啊！仙人洞早已掘了，現在是做馬廐了，至於觀海樓我倒不曉得好不好玩，那兒現在是住着官長，我們是不能上去的。朋友，水鴨已經漂到水灘邊了，我們大家到館子裏去喝一些兒酒罷！」

老總說着便去拾那隻中了彈的鴨子，可是我們不曾答應他的要求，我們就在這海濱的古城上咬着自己帶來的麵包、喝着裝在熱水壺裏的紹興酒。

午後，再沿城走過去，已經繞到後山脚了，我們還不足心，偷偷地直跑到茅棚那邊。一個老僧在裏面正打着盤坐，風蕭蕭地吹過孤松，蕭蕭地拂着蘆葦，蕭蕭地撫着老僧的白鬚，於是又蕭蕭地吹起旅人的愁思。

一隻小羔羊從山上走下來，咩咩地哀叫着。鳥聲似乎很不容易聽見，祇有烏鴉不耐煩地怪叫着。在那蘆葦的深處，一個哨兵突然出現了，他的聲音是比烏鴉還刺耳，自然，我們不能夠再觀賞了，我們又趨到這座殘頽了的古城上，我們祇能作從旁觀賞啊！

於是又看到那睡在鱗鱗地浮動着的水面上的水鴨了，那鎗斃過十九個海盜的恐怖的山脚了，那專載着人類的痛苦旅行着的輪船與帆船了。

晚霞降臨大地了，我們又乘着小渡船歸去，現在我不敢再望那一座睡在薄暮中的像孤島的山．因爲火藥已經把它改造了，火藥埋伏在大地的每個角上了。

（接前一笑之禍）

盛怒裏做的。一天，我們帶着大礮，登上一條狹隘的路，那路的一邊是深壑，一邊是樹林。登上一半的時候，我們遇着了別一團礮隊，由牠的團長率領着。這團長叫我們團的率領礮兵第一中隊的隊長讓路。我們那隊長自然是拒絕了；因此，他們的團長向他自己一團的第一中隊礮兵作了個記號，叫他們前進。不管那驅車者如何的小心，如何儘可能地靠近那樹林，但第一部礮車的輪子就觸着了我們隊長的右腿，爽脆地把骨頭折爲兩段，把他從馬上摔下到對邊去。在一刹那間這就完了。我們的團長，在後面不遠，猜着了全隊爭噪的原因，就疾馳着上來，從右邊穿過樹林和我們的礮隊，——我們每秒鐘都以爲他的馬會倒頭掉下去——而來到這場上，這別一團團長的方面，都時我們的隊長正好喊出一聲「救命」，而掉了下去。啊！我們那意大利團長已不再是個人了。涎沫從他的口裏像香檳酒的泡沫似的爆發出來——他像一隻獅子般的咆哮着。再也說不清一個字，甚至發不出一聲叫喊，他向他的敵手作了個可怕的記號，指了指那樹林，而抽出了他的劍。這兩個團長進了樹林。在兩秒鐘內，我們看見那進攻者躺倒在地上，他的頭顱被我們團長的劍劈爲兩半了。別一團那些人們就全都退了回去——這些魔鬼！而且退得怎樣的迅速啊！我們的被礮車輪子軋下來，幾乎致死的隊長，躺在泥堆裏呻吟着；他有一個妻子，一個最有迷力的意大利人，是從梅西拿娶來的。她對於我們的團長，也頗有情意。就是這個情形使他怒上加怒了。她的丈夫是他的屬下，理應受他的保護；他覺得這是他的責任，去保衞那人像保衞那女人自己一樣。

『現在，說到在西姆坪過去那農舍裏——那裏我受到了這樣熱烈的歡迎—就是這個隊長坐在我的對面，他的妻子坐在桌子的別一邊，正對着那團長。她，這個梅西拿人，是一個小巧的婦人，臉色黝黑；她的黑色的眼睛，成扁桃形，在那裏面煥發出所有西西里太陽的熱烈：她的名字是露西娜。那時候，她正瘦削得可憐；她的兩頰，好像呈露於路邊飽受風塵的果子一樣，染上了塵埃。雖說她因長途跋涉而憔悴了，僅僅爲她的破衣襤蓋着，她的頭髮亂蓬蓬地打了結，圍着一條破肩巾，但她身上却還有些性的魅力存在着。她的優美的姿勢，捲曲的嘴唇，雪白的牙齒，以及她的臉兒的輪廓，她的乳房的形狀，諸如者類的迷人的東西，是寒冷，飢窮，悲慘所塗抹不去的；那些仍能夠想到婦女們的男子們，對她還是要談愛的。况且，露西娜具有一種顯得很脆弱的天性，但實際上却充滿了膽量和力。

『她的丈夫，是一個皮德蒙特人，他的臉兒暗示出（如果可把這兩種觀念綜合在一起的話）一種嘲弄的好性情。他是一個紳士，勇敢，而且受過高深的教育，但他對於妻子和那團長間的將近三年的關係，漠然當作不知。這種淡漠，我常常歸之爲意大利的習俗，或是他們自己家庭裏的什麼秘密，但那人的臉上總還有什麼東西，常常來感觸着我，使我不自主地疑起來。他的下唇是薄的，且很容易撓曲的，在兩角牠不作向上翻，却代之以往下翻；這種貌相我看起來，似乎洩露出一種潛伏的殘忍的暗潮，固然在外表上是顯得慵懶，冷淡。

『你很容易想像，當我到的時候談話也並不十分起勁，我的同伴們都是疲倦透了的，只靜靜地吃着。自然囉！他們問了我一些問題，我們彼此訴說着苦衷，東拉西扯地講着故事，講到出征，

寒冷，將軍和他們的錯誤，以及俄羅斯人。我到後不幾分鐘，團長吃完了他的少量的食物，抹抹他的口髭，向我們道了晚安，用他黑色的眼睛看着這意大利人，而且對她說：「露西娜」接着，也不等待回答，他就走進那貯藏芻草的小室裏去過夜了。

『這不是難去猜想，那團長的召喚是什麼意思，況且，這靑年婦人，給漏出了一種不可描述的姿勢，這姿勢不但表明了眼看着他們的關係就是這樣被播出去，而不絲毫尊重人格，這情形下她感受到的不快，而且表明了她意識到侮辱，不論是對她自己的作爲一個婦人的尊嚴講，或是對她的丈夫講。還有她全部面容的抽動，她底雙眉的猛烈的皺縮，似乎沒露地坐在桌邊不動。過一會兒，大約那團長躺倒在他的乾草堆裏了，他又重喊了一聲「露西娜！」這第二次懇求的聲音，比第一次更帶着兇惡的質問口氣。所有那人底不耐，專橫，意志，全都表現在他的 Grass yement，和他的說這二個字的拖長的意大利音裏了。露西娜變爲慘白，但他站了起來，經過我們的後面到團長那裏去了。

我的同伴們，都保持着一種深的靜默；但我不幸，團團看了他們之後，不覺笑了起來，接着一個個都跟着笑來了。

『「你笑嗎？」那丈夫說。

『「我的意思，我的朋友！」我說，又變爲嚴肅的了。「我承認我是錯了；我以十二萬分的誠意，求你原諒，如果這請求，你還感不滿意的話，那麼我準備給你滿足，你要我怎樣就怎樣。」

『「這不是你的過錯，而是我的啊！」他冷冷地回答。

『這以後，我們就在我們所在的室內躺了下來，準備過夜；不一刻，就都睡熟了。

第二天，每個人，也不喊醒他旁邊的人，也不找一個旅伴，就逕自各管各的走了。就是這種利己主義，使我們退出了那天下所未曾演出過的，最可怕的，自私，悲慘，而恐怖的一幕戲劇。

『不論如何，在大約離開我們的住所七八百步的地方，我們又都會合了——幾乎是攏總會合了——一種同樣的必需，驅着我們一道前進。我們好像一隻隻的鵝，被一個孩子的無心的專制驅入在羣裏。當我們走到一小山岡上，從那裏還看得見我們過夜的農舍，我們聽見了像牛叫似的，或是像曠野裏獅吼似的喊聲；但是，不｜這是一種不能任何人所曉得的聲音去比擬的喧嘩。不論如何，我們聽出了一個婦人的微弱的喊聲，參雜在這不祥的可怕的吼叫裏。我們全都呆住了，旋轉頭去。一種難言的恐佈之感，襲上我們的心頭。那屋子再也看不見了；牠已被阻塞起來，變做了一堆火焰。一大捲一大捲的黑煙，被風帶着，飄向我們來，同時夾帶着這些嘎啞的可憎的聲音，以及一種強烈的說不出的氣味。

『在離我們不多遠的地方，隊長走來了，他快快地走上來同我們隊伍聯合。我們全都靜靜地看着他，沒有一個敢問他；但他已看透了我們的好奇心，以他的右手指着自己的胸膛，左手指着那火焰，說：「Son'io-.（這是我呀！）

『我們繼續前進，沒有說一句話。』

★ ★ ★

『沒有比一隻緜羊兒的背叛更可怕的了。』馬爾賽這樣說。

Jan-, 11, 1935譯於上海

Coordinated by

MEDIA HISTORY DIGITAL LIBRARY

www.mediahistoryproject.org

in collaboration with Belinda Q. He
and th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the Department of Film and Media Studies, University of Oklahoma, Ning Li and the School of Arts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Chin Zippo and the Department of Directing, Beijing Film Academy

Sponsored by the ACLS Digital Extension Grant, “Globalizing and Enhancing the Media History Digital Library” (2020-2021)